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初學記卷二十五 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錢中鎰

初學記卷二十五

唐　徐堅　撰

器用部

漏刻第一

敘事　梁漏刻經云漏刻之作蓋肇於軒轅之日宣乎夏商之代周官曰挈壺氏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鄭玄注曰冬水凍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　梁漏刻經云至冬至晝漏四十五刻冬至之後

日長九日加一刻以至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夏至之後日短九日減一刻或秦之遺法漢代施用邯鄲五經析疑曰漢制又以先冬至三日晝冬至後三日晝漏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先夏至三日晝夏至後三日晝漏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元嘉起居注曰以日出入定晝夜冬至晝四十刻夏至夜亦宜四十刻夏至晝六十刻冬至夜亦宜六十刻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今減夜限日出前日入後昏明際各二刻半以益晝夏至晝六十五

刻冬至晝四十五刻二分晝五十五刻而已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以銅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為夜左為晝殷夔漏刻法曰為器三重圓皆徑尺差立於水輿踟蹰之上為金龍口吐水轉注入踟蹰經緯之中蓋上鑄金為司辰具衣冠以兩手執箭李蘭漏刻法曰以銅為渴烏以引器中水於銀龍口中吐之事對權器 衡渠 李蘭漏刻法曰以器貯水以銅為渴烏狀如鉤曲以引器中水於銀龍口中吐入權器漏水一升秤重一斤時經一刻殷夔漏刻法曰漏水皆

於器下為金龍口吐出轉注入流珠 **把箭** 李蘭漏刻法曰以玉踟躕經緯之中流於衡渠之下

流珠 壺玉管流珠馬上奔馳行漏流珠者水銀之別名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司辰 **典刻** 殷夔漏刻法曰自午至子亦五十刻壺口上有蓋其中水浮載箭出於蓋蓋上鑄金人為司辰桓譚新論曰余為郎典刻漏燥濕寒溫旋轉異度故有昏明晝夜參以晷景

銅史 **金徒** 晉起居注曰孝武太元十二年有司奏儲宮初建未有漏刻叅詳永安宮銅漏刻置漏刻史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為金胥徒居右壺

星史 **金胥** 天文要集曰女史一星在柱下西北女史轉漏動靜金胥見金徒注中

三鼓 **一鐘** 衛宏漢舊儀曰立夏立秋晝六十二刻夏至晝六十五刻夜漏不盡五刻擊五鼓夜漏不盡三刻擊三鼓酈善長水經注曰洛陽金墉城東門曰含春門

北有退門城上西面列觀五十步䏶睨居屋置一鐘以和漏鼓也

九日　五夜

司馬彪續漢書曰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不如夏歷合晷景刻漏四十八箭以晷景為刻少所違失衞宏漢舊儀曰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

賦

晉陸機漏刻賦

寸管俯而陰陽効其誠尺表仰而日月與之期玄烏懸而八風以情應玉衡立而天地不能欺既窮神以盡化又設漏以考時爾乃挈金壺以南羅藏幽水而北戢擬洪殺於編鐘顯卑高而為級激懸泉以遠射跨飛途而遙集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把是故來象神造去猶鬼幻口納胷吐水无滯咽形微獨蠒之緒逝若乘天之電偕四時以合最指昬明乎无殿夫其立體也簡而効績也誠其假物也粗而致用也精積水不過一鐘導流不過一筵而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賴其平微聽者假其察貞觀者借其明信探賾之妙術雖无神其若靈

梁鮑照觀漏

刻賦佩流嘆於馳年纓華思於奔月結蘭茗於望楚弄參差以歌越撫疑肌於延帶監彫容於髭髮景有墜而易昏憂无方而難歇歷玉階而升陝訪金壺之盈闕觀騰波之吞瀉視謷箭之登沒箭既沒而後登波長瀉而弗歸注沉穴而海漏射懸途而電飛墐戶牖而知天掩雲霧而測暉創百齡於纖隱積千里于空微銘後

漢李尤漏刻銘 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忒唐命羲和敬授人時懸象著明帝以崇熙季末不虔德衰于玆挈壺失節流刺在詩

南齊陸倕新漏刻銘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无準挈壺命氏遠哉義用揆景測辰儆宮戒井守以水火分玆日夜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積水違方導流乖則六日无辨五夜不分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則于地四參以天一建武遺篆咸和餘舛金箭方員之制飛流吐納之規變律改經一皆懲革以考辰正

晷測表候陰不謬圭撮无乖黍累又可以校運筭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課六律之疎密永世貽則傳之无窮赫矣煥乎无得而稱也乃詔小臣爲其銘曰一寒一暑有明有晦神道无跡天工罕代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概世道交喪禮術消亡遽遽水火爭倒衣裳挈刁舛次聚木乖方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方壺外次員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靈虬承注陰蟲吐噏倏忽往來鬼神出入微若抽繭逝若激電耳不輟音眼无流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合昏暮卷蓂莢晨生尚辨天意猶測地精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配皇等極爲世作程

帷幕第二敘事

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幕幕絡也在表之稱也說文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廣雅曰帷幕帳

也歸藏曰昔女媧筮張雲幕而枚占神明漢書曰秦起咸陽而至雍離宫三百帷帳不移而具史記曰漢孝文帝所幸慎夫人帷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王忱魏書曰魏太祖雅性節儉帷帳壊則補納孫盛晉陽秋曰晉武帝令曰殿前及武帷織成帷不須施也又曰穆帝皇太后設紗帷於太極殿儀禮曰國君與卿圖事管人布幕於寢門外事對紫綃帷　青油幕王子年拾遺記曰吳王孫權趙夫人善畫巧妙无雙權居昭陽宫倦暑乃展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妾欲窮思慮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无

有蔽礙列侍飄然自涼若御風而行沈約宋書曰劉瑀與顏峻書曰朱脩之三代叛兵也一朝居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目

羅幃 **紗幕**

魏文帝與繁欽書曰白日西逝清風赴闈羅帷徒袪玄燭方微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命工人作李夫人形或置於輕紗幕裏婉若生時帝大悅

錦帷 **綈幕**

典略曰孔子反衛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以珊瑚為牀紫錦為帷又武帝好微行於池旁游宮以漆為柱鋪黑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

運籌 **撰歷**

史記曰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良未嘗有戰功高祖曰運籌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劉歆與揚子雲書曰蕭何造律張蒼撰歷皆成於帷幕貢於王門

合疏縷 **張綺羅**

劉向說苑曰晏子復於景公曰且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帷幕葛洪神仙傳曰淮南八公詣淮南

王安門皆鬚眉皓素王欲少者八公皆成十五六童子門吏以白王聞之不及履即出迎之以登思仙之臺張綺羅之幕設象牙之席

然明誦　延年寢東觀漢記曰張奐字然明使匈奴休屠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遂燒度遼將軍門列屯赤地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誦書自若軍士稍安漢書曰江都王劉延年為將善綏御士衆寢止布幕而已

詩南齊王融詠幕詩幸得與珠綴羃歷君之楹月映不辭卷風來輒自輕每聚金鑪氣時駐玉琴聲但願置樽酒蘭釭當夜明

屏風第三叙事釋名曰屏風障風也扆在後所依倚也禮記曰天子當扆而立鄭玄注云扆屏風又曰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鄭玄注云斧扆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禮曰掌次張皇邸鄭玄注云邸後板也

其屏風邸染羽像鳳皇以為飾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閒由此為故事魏志曰太祖平柳城頒所獲器物有素屏風持以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齊書曰襄陽盜發古塚得玉屏風吳均齊春秋曰宜都王鏗年十歲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楠瘤屏風倒壓背色貌不異言談不輟王子年拾遺記曰董偃設紫琉璃屏風西京

雜記曰廣川王去疾發魏哀王冢有石屏風又昭陽殿

木畫屏風如蜘蛛絲縷事對緑沉　白字　宋元嘉起居注曰十六年御史中丞劉楨奏風聞前廣川刺史韋朗於廣州所作銀塗漆屏風二十三牀又緑沉屏風一牀請以見事追韋朗前所居官王琰宋春秋曰明帝性多忌諱禁制迴避者數十百品亦惡白字屏風書古來名文有白字輒加改易玄黄朱紫隨宜代焉

雲母　火齊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雲母屏風椰葉席九華扇拾遺記曰董偃甞卧延清之室上設火齊屏風列靈麕之燭　納妃二合　列

女四堵　晉東宫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梳頭屏風二合四牒織成地屏風十四牒銅鐶鈕劉向七略别録曰臣向與黄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

孫亮鏤瑞 季龍畫仙 崔豹古今注曰孫亮作琉璃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陸翽鄴中記曰石季龍作金鈿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

畫如蛛絲 玉爲龜甲 蛛絲見叙事中郭子橫洞冥記曰上起神明臺上有金牀象席雜玉為龜甲屏風

賦

漢劉安屏風賦 惟斯屏風出自幽谷根深枝茂號為喬木孤性陋弱畏金彊族移根易土委伏溝瀆飄颻危殆靡安措足思在蓬蒿林有樸樕然常无緣悲愁酸毒天啟我心遭遇徵祿中郎繕理收拾捐朴大匠攻之刻雕削斲表雖剝裂心實貞慤等化器類庇蔭尊屋列在左右近君頭足賴蒙成濟其恩弘篤何惠施遇分好沾渥不逢仁人永為枯木

芊勝屏風賦 屏風黼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沓璧連璋連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烈顒顒昂昂藩后宜之壽考无疆

詩

隋蕭慤屏風詩 秦皇臨碣石漢帝幸洞庭

非闕重遊豫直是愛長齡讀記知州所觀圖見岳形曉
識仙人氣夜辨少微星服銀有祕術蒸丹傳舊經風搖
百影樹花落萬春亭飛流近更白叢
竹遠彌青道遥保清暢因持悦性情

周庾信詠屏風詩

高閣千尋跨重簷百尺齊雲度三分近花飛一倍低
吹簫近白鶴照鏡舞山雞何勞愁日暮未有夜烏啼

又詩

三危出鳳翼九阪度龍鱗路高山裏樹雲低馬上人
懸巖泉溜響深谷鳥聲春駐馬來相問應知有姓秦

銘

後漢李尤銘

舍則潛避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廉方
雍閼風邪霧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

啓

梁簡文帝謝賚碧慮棊子屏風啟

臣綱啓宣詔王佛慧
奉宣勑旨垂賚碧慮
棊子屏風二十牒極班馬之巧兼曹史之慮均天台之
翠壁雜水華之嘉名使雲母之窓慙其麗色琉璃之扇
愧其含影仰降聖慈曲垂霑逮喜逐恩來歡同鳳舞言
因謝盡更類三緘不任銘荷之誠謹奉啓謝以聞謹啓

簾第四事叙

釋名曰簾廉也自鄣蔽爲廉恥也廣雅云幌帙必依反下音擔幨也揚雄方言曰宋魏陳楚江淮之間箔謂之笛或謂之麴自關而西謂之箔南楚謂之蓬箔說文曰曲受物之形也西京雜記曰漢諸陵寢皆以竹爲簾爲水文及龍鳳像晉東宮舊事曰簾箔皆以青布緣純謝綽宋拾遺記曰戴明寶歷朝寵倖家累千金大兒驕淫爲五色珠簾明寶不能禁孫卿子曰局室蘆簾稾蓐可以養形事對神屋白珠 靈閣翠羽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白珠爲簾

箔玳瑁押之象牙為篾洞冥記曰漢武帝二十年起招靈閣翠羽麟毫為簾

昭陽珠簾　明光玉箔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織珠為簾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三秦記曰明光宮在漸臺西以金玉珠璣為箔

詩　唐太宗皇帝賦簾詩　參差垂玉牖舒卷映蘭宮珠光摇素月竹影亂清風彩散銀鈎上文斜桂戶中唯當雜羅綺相與媚房櫳

南齊虞炎詠簾詩　青軒明月時紫殿秋風日曈曨引光暉晻曖映容質清露依檐垂蛸絲當戶宓褰開誰共臨掩晦獨如失

隋盧思道賦得珠簾詩　鑑帷明欲斂照檻色将晨可怜疎復密隱映當窻人浮清帶遠吹含光動細塵落花時屢拂會待玉階春

牀第五　敘事　釋名曰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揚雄方言曰

齊魯之間謂之簀林板也陳楚之間或謂之第其杠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樹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之間謂之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㮇音詵其上板衛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廣雅曰棲謂之牀浴牀謂之㨋音韶說文曰牀身之安也簀牀棧也第牀簀也杠牀前木也服虔通俗文曰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枰八尺曰牀天文集曰紫宮門外有天牀六星戰國策曰孟嘗君出行五國至楚獻象牙牀西京雜記曰武帝為七寶牀設於桂宮晉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素栢局脚牀八板牀漆牀
鄴中記曰石季龍御牀殿方三丈有轉關牀射鳥獸神
仙傳曰衛叔卿入華山上有紫雲鬱鬱白玉爲牀商子
曰人主處匡牀之上而天下大理燕書曰公孫鳳隱於
昌黎九城寢土牀宋書高祖嘗患體熱有獻石牀乃碎
之惡勞人也事對珊瑚　瑇瑁漢武帝内傳曰武帝受西王母真形六甲靈飛
十二事帝盛以黄金几封以白玉函以珊瑚爲牀紫
錦爲帷安著柏梁臺上西京雜記曰韓嫣以瑇瑁爲牀象
牙　麢角象牙已具叙事異物志曰麢狼形似鹿而角
觸前向入林則挂角故恒在平淺草中逐入

林則得之皮可作履襪角正四據南人因以作踞牀

六星 七寶

六星已具叙事中魏收後魏書韓武字道威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嘗獻七寶象牀牙席

坐穿 臥陷

皇甫謐高士傳曰管寧字幼安自越海及歸常自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榻上當膝處皆穿劉向列仙傳曰脩羊公在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其上盡穿陷也

神女金 仙人石

馬明生別傳曰明生隨神女入室中臥金牀玉几酈善長水經注曰夷水右經石室南村人駱都小時到此室邊採蜜見一仙人坐石牀上

詩 後梁宣帝牀詩

衡山白玉鏤漢殿珊瑚支踞膝申久坐屢好為頻移

梁庾肩吾詠胡牀應教詩

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歎形已正文斜體自平臨堂對遠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淄館下淹留奉盛明

銘 後漢李尤臥牀銘

體之所安寢處和歡夕惕敬慎崇德遠奸

席第六 叙事

釋名曰席釋也可卷可釋也說文曰筵竹席也三禮圖曰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周禮曰玉府掌王之衽席衽席箪席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覲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紛白綉也純緣也次獸皮為席也繅席削蒲蒻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韓子曰夏禹為茵席蔣席尚書曰成王將崩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孔安國注篾桃枝竹也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底蒻華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豐莞也西夾

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筍蒻竹也漢書文帝莞蒲為席大魏諸州記曰鉅鹿廣阿澤多葦出細御席多雲母晉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席花席經席史記曰古者封禪席葅稭漢舊儀曰祭天紫壇紺席六采綺席祭嶽白菅席事對五香 六采鄴中記曰石季龍作席以金縷五香雜以五采綫編蒲皮緣之以錦六采席所以祭天已具叙事 茅葮 著艾周斐汝南先賢傳曰鄭敬以茅葮為席常隨杞柳之陰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親沒隱蒙山之陽杞木為林著艾為席 碧蒲 白莞拾遺記曰周穆王時西王母來敷碧蒲之席黃莞之薦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劉楨奏風聞廣州刺史

韋朗於府州部所作新白莞席三百二十領請以見事追韋朗前所居官

迴風　半月　見屏風事對中拾遺記曰薄乘草高五丈葉色紺莖如金形如半月之勢亦曰半月草无花无實其質温柔可以為布為席

馮銘　張賦　馮衍席前右銘曰修爾容貌飾爾衣服文之以辭實之以德後右曰冠帶之武從容有常威儀之華惟德之英張隱文士傳曰張純與張儼朱異俱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吾欲各賦一物純乃賦席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黼繡純　麟鳳飾　黼繡純已具叙事拾遺記曰燕昭王設麟文席散荃蕪香麟文者錯雜寶飾席為雲霧麟鳳之狀

戴益五十　殷重八九　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字次仲汝南郡舉明經徵博士拜郎中正朝朝賀帝令羣臣說經史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五十席殷氏家傳曰殷亮為博士講

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亮坐八九重席帝曰學不當如是耶詩南齊謝朓詩本生潮汐地落景照參差汀洲蔽杜若幽渚奪江蘺遇君時採擷玉座奉金卮但願羅衣拂无使素塵彌梁柳惲詩照日汀洲際搖颺滌潭側雖無獨蠒絲幸有青袍色羅袖少輕塵象牀多麗飾願君蘭夜飲佳人時宴息銘後漢李尤銘施席接賓士无愚賢值時所有何必羊肶晉傅玄銘銘席之左端曰閑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

扇第七叙事揚雄方言曰扇自關而東謂之箑自關而西謂之扇世本曰武王作翣崔豹古今注曰舜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作五明扇漢公卿大夫皆用之魏晉非

乘輿不得用又曰殷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扇周制以為王后夫人車服輦車有翣即緝雉羽為扇以鄣翳風塵也漢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來以為常唯諸王皆得用之西京雜記曰天子夏設羽扇冬則設繒扇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供漆要扇青竹扇黄竹扇納妃同心扇三十單竹扇二十謝靈運晉書孝武節奢飾禁絹扇事對雉尾　鵲翅（雉尾具叙事）拾遺記曰周昭王時塗脩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孟夏取鵲翅為扇扇一名條融一名反影　象

牙 翟羽 象牙長丈餘脫則深藏作木牙易之可作扇翟羽見敘事 白羽 黃竹 裴啓語林曰諸葛武侯持白羽扇指麾三軍黃竹具敘事 六角 二面 沈約晉書曰王羲之在會稽山見一老姥持十許六角竹扇羲之因書扇各作五字語姥云道是王右軍書字索百錢鄴中記曰石季龍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采漆畫列仙奇鳥異獸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細縷縫其際雖掩盡而彩色明澈看之如謂可取故名莫難也季龍出時以扇挾乘輿 五明 九華 五明具敘事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九華之扇 白綺 綠沈 班孟堅集有白綺扇之賦鄴中記曰季龍出時乘輿用桃枝扇或綠沈色或木蘭色或紫紺色或欝金色 仲祖畫 逸少書 曹毗扇讚序曰會稽王仲祖畫扇為郭文舉見命為讚王羲之

字逸少已見六角注中

賦

晉陸機羽扇賦 彼凌霄之偉鳥播鮮輝之輕蒨隱九臯以

鳳鳴游芳田而龍見醜靈黿而遠期超長年而久眄累懷璧於美羽挫千歲乎一箭委四體以受制奏雙翅而為扇則其布翮也差洪細秩長短稠不逼稀不簡於是鏤巨獸之齒裁奇木之榦移圖根於新體因天秩乎舊貫鳥不能別其是非人莫敢分其實贋翩媥媥以徽振風飂飂以垂婉妙自然以為言故不積而能散其在手也安其應物也誠其招風也利其播氣也平混貴賤而一節風無往而不清

梁江淹扇上綵畫賦 織素麗於白日傳畫明於綵虹洛陽之技極江南之巧窮故飾以赤野之玉文以紫山之金空青生蛾眉之陽雌黄出嶓冢之陰丹石發王屋之岫碧髓挺青峻之岑粉則南陽鉛澤墨則上黨松心乃雜族以為此扇與君翳素女與玉琴玉琴兮珠徽素女兮錦衣促織兮始鳴秋蛾兮初飛重曰碧臺寂兮無人蔓丹草與朱

塵度俄然如一代經半景若九春

命幸得為綵扇出入玉帶與綺紳

詩

南齊丘巨源詠七寶畫圖扇詩

妙縞貴東夏巧技出吳閶裁狀白玉璧縫似明月輪表裏鏤七寶中銜駭雞珍畫作景山樹圖為河洛神來延揮握玩入與鏍釧親生風長袖際晞華紅粉津倩盻迎驕意隱映含歌人時移務忘故節改競存新春情隨象箠舒心謝錦茵厭歇何足道敬哉先後晨

梁何遜詠扇詩

如珪信非玷學月且為輪機杼靡蕪妾裁縫篋笥人搖風入素手招曲掩丹脣羅袖幸時拂微芳聊可因

陳周弘正詠班竹掩團扇詩

齊紈將楚竹從來本相遠將申湘女悲宜並班姬怨

讚

宋謝惠連白羽扇讚

惟茲白羽體此潔凈涼齊清風素同冰雪其儀可貴是用玩悅揮之襟袖以禦炎熱

歌

王獻之桃葉團扇歌

七寶畫團扇燦爛明月光與郎却暄暑相憶莫相忘

頌

晉

劉臻妻五時畫扇頌 炎后飛軌引曜丹逵羲賓應律融精協曦五象列位品物以垂兊降素獸震升青螭日月澄暉仙童來儀仰想翠巖俯映蘭池靈柯幽藹卉木參差如山之壽如松之猗永錫難老與時推移

梁簡文帝謝賚扇啓 臣綱啓傳詔饒僧明奉宣勑旨垂賚細綾大文畫扇一柄文均折縷香發海檀肅肅清風即令象箄非貴依依散彩便覺夏室含霜飲露青蜩應三伏之脩景羣飛黃雀送六月之南風蔽日垂陰薰澤慗采浮涼灘暑蘋末愧吹聖人造物之巧俯萃庸薄王府好玩之恩於玆下被頂戴曲私伏增欣躍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香鑪第八 叙事 盧諶祭法曰香鑪四時祠坐側皆置徐爰家儀曰婚迎車前用銅香鑪二漢官典職曰漢尚書郎

給端正侍女史二人潔衣服執香鑪燒燻從入臺中晉
東宮舊事曰太子初拜有銅博山香鑪一枚鄴中記曰
石季龍冬月為複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鑪傅先生南岳記
曰衡山芝堈石室有丸香鑪 王琰冥祥記曰費崇先少信佛法常以
鵲尾香鑪置膝前習鑿齒襄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直
宮嘗上廁過香鑪上事對銀塗 金鏤晉東宮舊事曰泰元二十二年
皇太子納妃王氏有銀塗博山連盥三升香鑪二金鏤見敘事 四周 九層西京雜記曰長安巧
工丁緩者作臥褥香鑪一名被中香鑪本出房風為機環轉之者運四週又曰丁諼作九層博山香鑪鏤以奇

禽怪獸皆自然能動

賦　梁昭明太子銅博山香鑪賦

方夏鼎之瓌異類山經之傀詭制一器而備衆質諒茲物之為侈于時青女司寒紅光翳景吐圓舒於東岳匿丹曦于西嶺翠帷已低蘭膏未屏爨松柏之火焚蘭麝之芳熒熒內曜芬芬外揚似慶雲之呈色如景星之舒光齊姬合歡而流盻燕女巧笑而蛾揚劉公聞之見錫粵女惹之留香信名嘉而器美永服玩於華堂

陳傅宰博山香鑪賦

器象南山香傳西國丁緩巧鑄兼資匠刻麝火埋朱蘭煙毀黑結搆危峯橫羅雜樹寒夜含暖清宵吐霧制作巧妙獨稱珍淑氣氛氲長似春隨風本勝千醞酒散馥還如一碩人

詩　古詩詠香鑪詩

四座且莫喧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鑪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連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順風入君懷四座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南

齊劉繪詠博山香鑪詩 參差鬱佳麗合沓紛可憐蔽虧千種樹出沒萬重山上鏤秦王子駕鶴乘紫煙下刻蟠龍勢矯首半銜蓮旁為伊水麗芝蓋出岩間復有漢游女拾羽弄餘妍榮色何雜揉縟綉更相鮮麕麚或騰倚林薄杳芊眠掩華終不發含熏未肯然風生玉階樹露湛曲池蓮寒虫飛夜室秋雲沒曉天

梁沈約和劉雍州繪博山香鑪詩 範金誠可則摛思必良工凝芳俟朱燎先鑄首山銅瓌姿信岊崿奇態實玲瓏峯磴互相拒岩岫杳无窮赤松游其上斂足御輕鴻蛟螭盤其下驤首盻曾穹嶺側多奇樹或孤或複叢岩間有佚女垂袂似含風翬飛若未已虎視鬱餘雄登山起重障左右引絲桐百和清夜吐蘭煙四面充如彼崇朝氣觸石繞華嵩

鏡第九 敘事 廣雅曰鑒謂之鏡釋名曰鏡景也有光景也

韓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已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無以知迷惑呂氏春秋曰萬乘之主人之阿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鏡其唯士人乎鏡明已也功細士明已也功大淮南子曰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申子曰豈不知鏡設精無為而美惡自備矣莊子曰至人之用心也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勝物而無傷淮南子又曰

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巵盲者不可貽以鏡亂主不可舉其疵尚書帝命期曰桀失玉鏡用其噬獸玉鏡喻清明之道噬獸喻暴也尚書考靈耀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金鏡喻明道也始皇呂不韋子言亂真也文子曰夫鏡不設形故能有形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著衣大鏡尺八寸銀華小鏡一尺二寸並衣紐百副漆奩盛蓋銀華金薄鏡三

銀龍頭受福蓮花鈕鏁百副事對金錯銀華魏武帝上雜器物疏三十種有尺二寸金錯鏡一枚銀華小鏡已見叙事九寸三尺劉振別傳曰以九寸

明鏡照面視之曰令日識已形當令不忘如此其神不散疾患不入鄴中記曰石季龍三臺及内宮中鏡有徑二三尺者有尺五寸者

百錬　四規　夏侯湛抵疑曰百錬之鑒剔鬚眉可數而辟土不見太山抱朴子曰用明鏡九寸自照有所思存七日則見神仙知千里外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四規鏡

視鹿　照犬　抱朴子曰昔張蓋蹹及偶高成二人精思於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四人黄絹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鹿也續搜神記曰林慮山下有一亭人每過此宿者或病死時有郅伯夷者宿於此明燭而坐中夜忽有十餘人來自共蒱博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

應語　寫形　王子年拾遺記曰穆王時沮渠國貢火齊鏡人語則鏡中響應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暗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

金薄　玉瑩　金薄鏡見叔事

東方朔傳曰玉之榮石之精表如日光裏如衆星兩人相睹相知情此名為鏡也

珠光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寶用則璣鏡出宋均注曰大珠有光可為鏡拾遺記曰周穆王時有如石之鏡此

石色　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

玄錫粉　**黃金繩**　淮南子曰明鏡之始型䑃音朦然及粉之以玄錫摩之以白旃則鬚眉鬢毛可得而察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慕容垂攻鄴符丕遣其從弟就請救乃遺謝玄青銅鏡黃金婉轉繩等以之為信

仁壽殿　**咸陽宮**　仁壽殿見寫形注中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九寸高五尺表裏有明人來照之則倒見以手掩心來即腸胃五臟歷然無礙

有引有致　**無藏無執**　符子曰至人之道也如鏡有明有照有引有致賈誼子曰鏡儀而居无藏无執美惡必至各得其當

賦　**晉傅咸鏡賦**　順陰位於西裔採秋金之剛精醮祝融以

致虔命歐治而是營睎日月之光烈儀厥象乎暉靈不有心於好醜而衆形其必詳同實錄於良史隨善惡而是彰猗猗淑媛莪莪后妃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顔之有衰盼清揚而自鏡競崇嫮以相暉若乃雲髻亂於首顫黛渝於色設有之於斯器兮孰厥貌之能飾與暗瞽而同昧兮近有面而不識君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飾則内省而自箴既見前而慮後則祇畏於幽深察明明之待瑩則以此而洗心睹日觀之有瑕則稽訓於儒紳夫然尚何厥容之有慢而厥思之有淫

梁劉緩照鏡賦

夜籌已竭曉鐘將絶窗外明來帷前影滅荆王欲起侍妾應還前齋上幔内閤除關開屏易疊捲簾難扳捲頭斂髻釵子縈鬟階邊就水盤中光映訝宿粉之猶調笑殘妝之不正欲開奩而更飾乃當窗而取鏡臺本王宮氏姓温背後銘文宜子孫四面迴風若流水勾欄匼匝似城門分明似無礙影前彌可愛近來顔色不須紅即時好眉猶約黛

詩　陳孔範和

陳主詠鏡詩虎賁悲興日龍鏡覽顏時懷思未得報空歎髮如絲 隋李巨仁賦得

鏡詩魏宮知本姓秦樓識舊名鳳從臺上出龍就匣中生无波菱自動不夜月恒明非唯照佳麗復得厭

山精 周庾信詠鏡詩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月生无有桂花開不

逐春試挂淮南竹堪能見四隣 梁簡文帝詠鏡詩錙銖恒在側誰言攬鏡稀如冰不見水似

扇長含暉全開擣㨟匣併卷纖成衣脫入相如手疑言趙壁歸 銘 後漢李尤鏡銘鑄銅為鑑

整飾容顏修爾法服正爾衣冠

鏡臺第十 敘事 魏武雜物疏曰鏡臺出魏宮中有純銀參

帶鏡臺一純銀七子貴人公主鏡臺四晉東宮舊事曰

皇太子納妃服用有瑇瑁細漏鏡臺一劉義慶世說曰劉聰為玉鏡臺温嶠辟劉越石長史北征得之後娶姑女下焉宋元嘉起居注曰韋朗為廣州刺史作銅鏡臺一具御史中丞劉楨奏請以見事免朗所居官事對瑇瑁　珊瑚瑇瑁見叙事古詩曰珊瑚隹鏡爛生光詩　南齊謝脁詠鏡臺詩玲瓏類丹檻迢亭似玄闕對鳳臨清水垂龍挂明月照粉拂紅粧插花理雲髮玉顏徒自見常畏君情歇唐陳叔達入閼詠空鏡臺詩即今裝飾癈彫零衢路間姮娥與明月相共落關山

舟第十一叙事

淮南子曰古人見竅木浮而知為舟周易

曰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
呂氏春秋曰虞姁作舟物理論曰化狐作舟墨子曰巧
倕作舟山海經曰番禺始作舟束晳發蒙記曰伯益作
舟世本曰共鼓貨狄作舟黄帝二臣也揚雄方言曰自
關而東謂舟為船自關而西或謂之舟釋名曰舟言周
流也船言循也循水而行也其上屋曰廬重室曰飛廬
又在其上曰雀室言於中候望若烏雀之驚視也總名
船曰艘廣雅曰吳曰艑(蒲殄反)李虔通俗曰晉曰舶(音泊)埤

蒼曰海中船曰艆艡（郎鄭二音）說文曰江中舟曰欚（音禮）釋名曰上下重版曰艦（四方施板以禦矢如牢檻）外狹而長曰艨衝（以衝突敵）舡三百斛曰舠二百斛曰艇西京雜記曰太液池有鳴鶴舟容與舟清廣舟採菱舟越女舟晉令曰水戰有飛雲船蒼隼船先登舩飛鳥船晉宮閣記曰天泉池有紫宮舟升進舟曜陽舟飛龍舟射獵舟靈芝池有鳴鶴舟指南舟舍利池有雲母舟无極舟都亭池有華泉舟常安舟事對梁麗　吳艒（莊子曰梁麗可以衝城司馬彪注云麗小舩也張揖埤蒼曰艒

吳船也音彫

沙棠舟 **芙蓉艦** 山海經曰崑崙有沙棠木食其實不溺為木不沉銘曰安得沙棠木刻以為舟船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盧循冠京邑芙蓉艦千餘艘

潯陽艅 **博昌** 公王智深宋記曰司空劉彥範舉兵時逆於湓裏潛作舩艦艅出潯陽合于裝理數晨之間舟木大備漢書曰卜式願與博昌習船者死南越

翔鳳 **飛龍** 陶季直京邦記曰西巡記曰宋孝武度六合龍舟翔鳳以下三千四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二京无比飛龍舟事具叙事

鷁首 **鴨頭** 淮南子曰龍舟鷁首高誘注曰鷁大鳥也畫其象著船首吳志曰太傅諸葛恪制為鴨頭船

餘皇 **太白** 左傳曰吳伐楚獲餘皇以歸杜預注曰餘皇舟也蜀王本記曰秦為太白船萬艘欲以攻楚注曰太白船名

馳馬 崔豹古今注曰孫權名小船為馳馬洞冥記

逐龍 曰露池西有昆雲池方四百步中有逐龍船

鴻毛　青翰　洞冥記曰影娥池中有鴻毛舟說苑曰莊辛謂襄城君曰鄂君方泛舟於澌波之中乘青翰之舟　蒼隼　青雀　蒼隼具叙事王隱晉書曰陶侃擊蜀賦王真真以鉤得上侃青雀舟　五樓　三翼　吳志曰曹公出濡須孫權使董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越絕書曰越為大翼小翼中翼為船軍戰　雲母　海舸　雲母具叙事周遷輿服雜事曰其人欲輕行則乘海舸合木船也　錦維　紼繫　吳書曰甘寧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毛詩曰汎汎楊舟紼纚維之爾雅曰紼繂也縭綏也注紼大索也綏繫也　鷫鷞　鸛鶬　蜀王本記曰蜀王有鷫鷞舟周遷輿服雜事曰遠國朝貢越海則有大船一名鸛鶬合木為槽　賦　西晉東據舩賦　伊河海之深廣兮嗟綿邈而无垠彼限隔而靡覩兮此由茲而莫聞雖后土之同載兮實殊代而乖分加聖王之神化兮理通微而

達幽悼生民之隔塞兮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被用兮因垂象以造舟濟淩波之絶軌兮越巨川之玄流水无深而不渡兮路无廣而不由運重固之滯質雖載沉而載浮飄燕鼎於吳會轉金石於洪濤𢘅无涯之浩浩不抑進而輟留登楊侯之激浦兮方魚翔而龍游雖滔天而横厲長抱樂而无憂乘流則逝遇坻而停受命若響唯時而征不辭勞而恐動不偷安而自寧不貪財以循功不覺力而欲輕豐儉隨乎質量所勝任乎本形雖不乘而常浮雖涉險而必正周遊曲折動與時併博載善施心无所營囊括品物受辱含榮唯載涉之所欲混貴賤於一門包涵通於道德普納比乎乾坤感斯用之却廣信人道之所存

陳張正見賦得雪映夜舟詩

黄雲迷鳥路白雪下凫舟分沙映氷浦照鶴聚寒流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

梁王筠賦詠輕利舟詩

君侯飾輕利搖蕩舩梁若是桂邁飛雲凌波漾鷁翻如月照秋

彩汎水渙蛟文電流已光絶鳥逝復超羣倏忽方千里戀兹岐路分梁元帝船名詩天際浮雲飛三翼自相追池邊白鷁舞林深青雀歸松潤流星彩桂窓斜月暉思此无情極高樓淚染衣銘後漢李尤舟楫銘舟楫之利譬猶輿馬輦重歷遠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可讚宋王叔之舟讚致遠任重各因所由陸則騁車水唯用舟弱楫輕棹利涉濟求緬彼漁父鼓枻清謳謝靈運侍汎舟讚汎畫鷁兮游蘭池渚相委兮石參差日隱雲兮月照林風違泠兮水漣漪。

車第十二

叙事譙周古史考曰黄帝作車少昊時略加牛禹時奚仲加馬周禮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

十有二斿以祀王在馬曰路鍚音陽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鍚也樊音鞶謂今馬大帶也此樊纓皆五色采罽飾之十有二就就成也太常旗畫日月者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沈約宋書曰漢制乘輿金根車輪皆朱斑重轂兩轄飛軨以金薄繆龍為輿倚較𣗈文畫轓文虎伏軾龍首銜軛鸞雀立衡𣗈文畫輈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也金華施轑末建太

常十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黑馬又加犛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軛上所謂左纛也其五色立車五色安車亦皆如之太皇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加青交輅青帷裳雲虡畫轅黃金塗五末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斑輪倚虎較伏鹿軾九斿畫降龍皇孫乘綠車事對游環 副轄 毛詩曰游環脅驅陰靷沃續劉熙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却无常處蔡邕獨斷曰乘輿之車皆副轄者施轄於外乃復設轄者也 周輿 殷輅 周禮云有虞氏尚陶夏后氏尚匠殷尚梓周尚輿殷輅見論語 朱蘭 紫蓋 司馬彪續漢書

輿服志曰小使車者蘭輿皆朱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皆迫捕考案有所勑取者之所乘也魏收後魏書曰安車紫蓋朱裏與公侯同子男皂蓋青裏

步輿　卧輦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太子有步輿一鄴中記曰石季龍皇后出乘高輅輦或朱漆卧輦以雲母代紗内外四望皆通徹也

青牛　白鹿

關令内傳曰尹嘗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應有聖人經過京邑果見老君乘青牛車來葛洪神仙傳曰沈羲學道於蜀中與妻共載道逢白鹿車一乘

一器　六材

周禮曰一器而工聚者車為多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曰奚仲為車正具物以時六材皆良

珠輪　銅較

華覈騶馬賦曰鞍蜀緝裘珠輪玉光許慎說文曰較車輢上曲銅鉤音公卓反

皮軒　革輅

漢官解詁曰太僕廐府皮軒鸞旗胡廣曰馬有廐車有府皮軒以虎皮為軒周禮鄭玄注曰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

法陰陽

象日月李尤小車銘曰圓盖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周禮曰輪輻三十象日月也　黄金車　碧玉輦吳志曰初平中童謡曰黄金車班蘭耳闓閶門出天子王子年拾遺記曰周穆王馭黄金碧玉之輦從朝及暮而窮宇宙之内徧焉　三寸轄　四尺輈淮南子曰夫車之所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轄周禮輈度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　三雲輦　七香車真人王君内傳曰神人乘三雲之輦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畫輪四望通幰七香車二乘　輪重牙　轅兩尾董巴輿服志曰乘輿金根車五乘輪皆朱斑重牙貳轂張揖埤蒼曰輕車轅兩尾　玳瑁廂　茱萸輞周遷輿服雜事曰五輅兩廂之後皆用玳瑁鵾翅注曰鵾大鳥名其羽關纖利故車廂象之石崇奴券曰作車當取大良白槐之輻茱萸之輞　賦後梁甄玄

成車賦鑄金磨玉之麗凝土剡木之奇體衆術而特妙未若作車而載馳爾其車也名稱合於星辰圓方象乎天地夏言以庸之服周曰聚焉之器制度不以陋移規矩不以飾易古今貴其同軌華夷獲其兼利爾其利也天子以郊祀田伐諸侯以朝聘會盟庶人以商農工賈夷狄以致蓄遷生爾其作也均輕重而攻材正陰陽而斵木既中正而合剖亦面勢而審曲侯離婁之督繩須公輸而削墨布骸服之有定施爪牙之不忒既涉用於牛馬亦受名於羊鹿爾其容也倅盖樹之獨立似高雲之出巘獨映水也如舞鸞之對鏡衆行陸也若翔鴻之赴遠聽長響之轔轔望遅儀之婉婉信有美兮宜比興徒欲貌兮不能辨及其駕也堅珊瑚之駐引絶羣之駿既絲刜之縈頭亦銅鈎而瑩角始向軛而龍轉就入轅而猷躍或軌亂而鳴鼻或參差而動脚咆哮歇轉揂快隕闕見輪陰之翻亂視帶影之飛泊及其乘也或方夏虐暑炎氣歊烈浮幰動以來風輕紗飛而去熱

纖埃著而即墜煩氣衝而受歇或固陰冱寒祁嚴凛厲複帷下而前屛重幨垂而後蔽霜露侵而靡及風飈激而不戾或油雲雨霈中逵半㑽宏宇宙而雷奔杼軸割而去行被洪流染而自落散水湔而不霑云

詩

梁元帝車名詩

長墟帶江轉連甍映日分隹人坐椒屋接膝對蘭薰繞砌縈流水邊梁圖畫雲錦色懸殊衆衣香遥出羣日暮輕帷下黃金妾贈君

銘

後漢馮衍車銘

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无輪安處國無民誰與

崔駰車右銘

擇御卜右揉德用良詢納耆老于我是匡惟賢是師惟道是式箴闕旅賁內顧自勅匪望其度匪愆其則越戒敦儉禮以華國

李尤小車銘

圓盖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合之嗛噓踈達開通兩輜郭邪尊卑是從輗軏之用信義所同

燈第十三 叙事

呂靜韻集曰無足曰燈有足曰錠西京雜記曰漢高祖入咸陽宮秦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銜燈然則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盈室焉又曰長安巧工丁緩作恒滿燈九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王朗秦故事曰百華燈樹正月朔朝賀殿下設于三階之間端門外設三尺五尺燈月照星明雖夜猶晝張敞東宮舊事曰太子有銅駞頭燈銅倚燈納妃有金塗四尺長燈銀塗二尺連盤短燈拾遺記曰海人

乘霞舟以雕囊盛數升龍膏獻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亦曰通霞臺然龍膏為燈火色曜百里煙色如丹洞冥記曰漢武帝然芳苡燈於閣上光色紫有白鳳黑冠黑龍鼻足來戲於閣又曰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為屑以淳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以麟鬚拂拂霜蛾赴燈者芳苡草出奔盧國霜蛾如蜂淮南子萬畢術曰取蚖脂為燈置水中即見諸物事對豹髓　龍膏並見叙事

駞頭　鳳腦駞頭見叙事中拾遺記曰周穆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列蟠龍膏之燭徧於宫内又

有鳳腦之燈水荷以蓋其上

芳苡 蘭膏 芳苡見叙事楚辭曰娛酒不廢沉日夜蘭膏明燭華銅錯

銅倚 玉枝 並見叙事

葛籠 荷蓋 沈約宋書曰高祖清簡寡欲牀頭有土障壁上有葛燈籠荷蓋見鳳腦注中

百枝 九光 傅玄朝會賦曰華燈若乎火樹熾百枝之煌煌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遣使謂帝曰七月七日我當暫來帝至日掃除宮內然九光之燈

蚖脂 鳳膏 並見叙事

恒滿 常生 並見前

賦

周庾信燈賦 九龍將暝三爵行棲瓊鉤半上弱水全低窓藏明於粉壁柳助暗於蘭閨翡翠珠被流蘇羽帳舒屈膝之屏風掩芙蓉之行障卷衣秦后之牀送枕荊臺之上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香添然蜜氣雜燒蘭燼長宵久光青夜寒秀華掩映蚖膏照灼動鱗甲於鯨魚燄光芒於鳴鶴蛾飄則碎花亂下風起則流星細落況復上蘭深夜中山醑清楚妃留客韓娥

合聲低歌著節游絃絶鳴輝輝朱爐焰焰紅榮乍九光而連彩或雙花而並明寄言蘇季子應知餘照情

梁江淹燈賦

淮南王信自華淫命緑女兮餌丹砂而學鳳音紫霞没白日沈掛明燈散玄陰顧謂小山儒士斯可賦乎於是汎瑟而言曰若大王之燈者銅華金檠錯質鏤形碧為雲氣玉為仙靈雙流百枝艷帳充庭照錦地之文席映綉柱之鳴箏恣靈修之浩蕩心何疑而永平茲侯服之誇詡而處士所莫營若庶人燈者非銀非珠无藻无縟心不貴麗器窮於樸是以露冷帷幔風結羅紈螢已引桂蛾欲辭蘭秋夜如歲秋情若絲怨此懷抱傷此秋期必然燈坐歎欲說忘辭至夫霜封園橘冰裂池蘋雲雪无際河海方昏冬膏既凝冬箭未度悄連冬心寂歷冬冬暮亦復朱燈空明但為君故

詩

隋江總三善殿夜望山燈詩

百花疑吐夜四照似含春的的連星出亭亭向月新採珠非合浦贈珮異江濱若在扶桑路堪言並日輪

梁范

靖妻沈氏詠燈詩綺筵日已暮羅帷月未歸開花散四照含光出九微風軒動丹焰水宇澹清輝不厺輕蛾繞唯恐曉蠅飛

紀少瑜詠殘燈詩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唯餘一兩焰裁得解羅衣

南齊謝脁詠燈詩發翠斜溪裏蓄寶宕山峯抽莖類仙掌銜光似燭龍飛蛾再三遶輕花四五重孤對相思夕空照無衣縫

銘後漢李尤金羊燈銘賢哲勉務唯日不足金羊載耀作明以續

晉傅玄燈銘晃晃華燈含滋炳靈素膏流液玄炷亭亭丹水揚輝飛景蘭亭

燭第十四叙事周禮曰凡邦大事司烜氏共賁燭麻燭也一云大燭

祭祀共明燭以燧取明火於日

儀禮曰燕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燭

於門外禮記曰燭至起異晝夜又曰燭不見跋跋本也燭盡則去之為嫌若燼多有厭倦陸士衡毛詩草木疏曰木蓼擣為燭明如胡麻燭後魏書曰世祖南伐劉義恭獻蠟燭世說曰石季龍以蠟燭炊事對照壁　映書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之齊出關遇蘇季子曰江上夜女有家貧无燭者夜女相與欲去之无燭者曰妾以无燭之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光之照壁者西京雜記曰匡衡勤學而无燭鄰舍有燭光穿壁引其光以書映而讀之　絶纓　陳席司馬彪戰略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絶其冠纓告王王曰人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曰羣臣皆絶去冠纓然後上燭劉向列女傳曰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人嘗與鄰人李吾合燭夜

續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无夜續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見先卧常在後洒埽陳席以待來者今益一人燭不為益明去一人燭不為益闇何愛東壁之餘光

益明 **坐闇** 王符潛夫論曰隅燭之施明于幽室也前燭則盡照矣後燭而益明二者相因以成大光謝承後漢書曰巴祇為揚州刺史與客坐闇中不然官燭

美人戴 **飛蟲赴** 地鏡圖曰見美女戴燭行從其出處有玉矣抱朴子曰夫明燭宵舉則飛蟲群赴

武王晨舉 **少翁夜張** 王充論衡曰武王伐商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摧掩不備漢武故事曰上所幸李夫人死上甚思悼之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明燭上居他帳中遥望見李夫人不得就視

賦

梁簡文帝對燭賦 雲母窗中合花氈茱萸幔裏鋪錦筵照夜明珠且莫取金羊燈火不須然下弦三更未有月中夜繁星徒依天於是挂同心之明燭施雕金之麗盤眠龍傍繞

到鳳雙安轉辟邪而取正推㰚窓而畏寛綠炬懷翠朱燭含丹豹脂宜火牛膓耐寒銅芝抱帶復纏柯金藕相縈共吐荷視橫芒之昭曜見蜜淚之蹉跎漸覺流珠走熟視絳花多宵深色麗焰動風過夜久唯煩鋏天寒不畏蛾菖蒲傳酒座欲闌碧玉舞罷羅衣單影度臨長枕煙生向果盟迴照金屏裏脉脉兩相看

周庾信對燭賦

龍沙鴈塞蚤應寒天山月沒客衣單燈前析衣疑不亮月下穿針覺最難刺取燈花持桂燭還却燈檠下燭盤鑄鳳街蓮圖龍並眠爐高疑數翦心濕暫難然銅荷承淚蠟鐵鋏染浮煙本知雪光能映紙復訝燈花今得錢蓮帳寒檠窓拂曙筠籠熏火香盈絮傍垂細溜上繞飛蛾光清寒入焰暗風過楚人纓脫盡燕君書誤多夜風吹香氣隨替金苑芙蓉池秦皇辟惡不足道漢武胡香何物奇晚星沒芳蕪歇還持照夜游詎減西園月

詩梁王筠詠蠟燭詩

執燭引佳期流影度單帷朣朧別繡被依俙見蛾眉英明

不足貴燋爐豈爲疑所恐恩情改照君尋履綦

劉孝綽賦照棊燭詩南皮絃吹罷終奕且留賓日下房櫳闇華燭命佳人側光全照局迴花半隱身莫辭纖手倦羞令夜向晨

唐太宗詠燭詩焰聽風來動花開不待春鎮下千行淚非是為思人

又詩曰九龍焰焰動四照逐花生即此流高殿堪持待月明

啓梁劉孝儀謝女出門官賜紋絹燭啓孝儀啓左右袁文成奉宣旨宜知臣私營發遣垂賜紋絹二十疋燭二十挺臣家本貧敝事本褰闕桓室金縷本非所宜孟姬作具猶若未周殊澤曲臨珍華兼重制為美服豐綺易儔束而不息三夜有待臣名品卑末事屬榮賜慈渥之墜實見因心小人賤微豈能勝報不忘云云

煙第十五

敘事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

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黄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列仙傳曰昔神人過甯封人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教其積薪自燒隨煙上下封人黄帝時陶正　周禮蟈氏掌去鼃黽焚牡鞠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晉書曰符堅之將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後為慕容沖所滅後魏書曰慕容超之將亡

也南郊柴燎焰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火盛煙滅國其亡乎拾遺記曰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鴉繞煙而噪或集介子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爲立臺號曰思煙又曰員嶠山西有星池出爛石常浮於水色紅質虛似肺燒之香聞數百里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雲徧則成香雨事對火含 水滅顔延之連珠曰火含煙而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漢書曰漢元帝時有童謡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 噪鴉 去黽並見敘事 張天 連雲沈約宋書曰桓玄使桓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

山西高祖躬先士卒以奔之東北風急因命縱火煙漲天謙等諸軍一時土崩劉向熏鑪銘曰中有蘭麝朱火青煙蔚術四塞上連青雲

五色

四合

許邁列傳曰邁名映有道術高平閻慶就映受業慶方去映為燒香五色煙出映亦去莫知所存潘泥火賦曰玄煙四合雲蒸霧萃

詩

梁簡文帝煙詩

浮空覆雜影含樹密花藤乍如落霞發頹類巫雲登映光飛百仞從風散九層欲持翡翠色時出鯨魚燈

陳張正見浦狹村煙度詩

茅蘭夾兩岸野燎燭中川村長合夜影水狹度浮煙妝光暗鳥弋分火照漁船山人不炊挂樵華幸共然

火第十六

敘事

譙周古史考曰古者茹毛飲血燧人初作燧火人始燔炙元命苞曰火之為言委隨也故其立字

人散子者為火說文曰熯蒸火也煨盆中火也熛火飛也熉爚火光也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春秋繁露曰若人君惑於讒邪內離骨肉外疏忠臣咎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災春秋潛潭巴曰火從井出有賢士從人起（火明賢者象賢者屈滯象從井出）周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又春秋繁露曰若火不炎上秋多電由王者視不明也國語曰火焚其彝器子孫為疑由王者蔑棄五則（則常也）風俗通曰夫火者南方陽光輝為明

聖人嚮之而治取其象也事對化雀 流烏 魚豢典略曰秦伯出獵至于咸陽有大烏流下化為白雀銜綠丹書集于公車史記曰武王既渡河有火自上復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 外照 內陰 湛方生論曰俗之談者以為火外照无納影之能內鑒無朗闇之功張隱文士傳曰禹火陰居內故鑒之可映 焚芝 爨柘 抱朴子曰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淮南子曰夏爨柘燧火冬爨松燧火 登庫 構祠 左傳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漢書陳勝吳廣聚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是也 束縕 徙薪 漢書曰蒯通曰臣之里婦與諸母相善夜亡肉姑以為婦盜遣之里母即束縕請火亡肉家曰昨夜犬得肉鬬相殺請火以埋之桓譚新論傳曰託言淳于髡至隣家見其竈突直而積薪在旁謂曰此有火災即更為曲突而遠徙其薪 光戟

生矛 沈約宋書曰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漢書曰車師後王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謂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

蔽窗 **塗隙** 魏收後魏書曰祖瑩好學以夜繼晝父母恐其成疾禁之後然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人所覺韓子曰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故丈人無火難白圭无水難

連雞 **結牛**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逌為長史逌取數百雞以長繩連腳皆繫火一時驅放飛過塹集于羌營火皆然史記曰騎劫攻即墨田單取牛千頭縛矛其角結火其尾穿城而出壯士隨牛後出火明所觸輒死

珠扞 **荷厭** 國語曰楚王孫圉聘于晉謂趙簡子曰珠足以扞火災則寶之沈約宋書曰殿屋之為圓泉方井兼荷華者以猒火祥

燄燄 **烈烈** 尚書曰无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詩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泥中

水上 魏收後魏書曰張天錫時有火然於泥中周易曰火在水上未濟

臨卬井 **神丘穴** 劉敬叔異苑曰臨卬有火井括地圖曰神丘有火穴光照千里

延北閣 **越東家** 范曄後漢書曰章帝時新平王家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崔鴻前趙錄曰劉殷曾祖母柩在殯西鄰失火風飈甚盛殷夫婦叩殯火災遂越燒東家

賦

西晉潘尼火賦

形生於未兆聲發於无象尋之不得其根聽之不聞其響來則莫見其跡去則不知其往似大道之未離而元氣之灝瀁故能博贍羣生資育萬類盛而不暴施而不費其變無方其用不匱鑽燧造火陶冶羣形協和五味革變羶腥酒醴烹餁於斯獲成及至焚野燎原埏火赫戲林木摺拉砂粒煎糜騰光絶覽雲散霓披遂及衝風激揚炎光奔逸玄煙四合雲蒸霧萃山陵為之崩弛川澤為之涌沸去若風驅疾如電逝蕭條長空野无孑遺无隙不灰无堈不燬榛蕪既除九野謐清

蕩枝痒於凜秋候來春而改生其揚聲發怒則雷電之威也明照遠鑒則日月之暉也甄陶品物則造化之制也濟育羣生則天地之惠也是以上聖人擬火以制禮鄭僑據猛以立政功用關乎古今勲績著乎百姓

戴逵流火賦 火憑薪以傳燄人資氣以享年苟薪氣之有竭何年燄之恒延

文

晉成公綏戒火文 余家遺火屋宇焚盡器用廓然乃造於四鄰以為戒火文曰經籍為灰篇章為炭

論

朱玄微火不熱論 朱先生游於河洛之間將舍逆旅遇逆旅之火有主人翁夷焉先生褰裳下車環而窺之則喘喘然死矣先生曰嘻火之盛物一至此哉弟子孔琨進曰異乎先生之談也夫火之熱在羣形則焚燎消鑠在肌膚則灼爛湮滅奚言物之盛矣

初學記卷二十五

初學記卷二十六

唐 徐堅 撰

服食部

冠第一 敘事 劉熙釋名曰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董巴漢輿服志曰上古穴居野處衣毛而冒皮後代聖人易之見鳥獸有冠角䫉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緌春秋繁露曰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玄武貌之最嚴威者其像在後

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三禮圖曰太古冠布齊則
緇之後以為冠冠之始也今武冠則其遺象春秋合誠
圖曰天皇太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宮
中制御四方冠有五采又曰黄帝冠黄文白帝冠白文
黒帝冠黒文禮記曰黄冠而祭息田夫家語曰大夫請
罪用白冠氂纓禮記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
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
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垂緌五寸

惰游之冠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淮南子曰楚文王好獬冠公孫屈子曰屈到貊冠戰國策曰宋康王為無頭之冠以示勇莊子曰宋鈃尹文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漢武内傳曰上元夫人戴九雲夜光之冠西王母戴太真晨嬰之冠事對却敵 進賢 三禮圖曰却敵冠前廣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衞士服之輿服志曰進賢冠古緇布冠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博士以下至小史一梁 獬豸 鵕鸃 漢官儀曰獬豸獸性觸不直故執憲

者以其角形為冠史記曰高祖時籍孺孝惠時閎孺婉佞貴幸與上卧起故惠帝時郎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比閎籍之屬

蟬翅

鸖尾 漢書曰張敞弟武為梁相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當以柱後惠文强繩之耳如淳注曰惠蟬也冠細如蟬翅今御史冠是也又曰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應劭注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鸖尾冠是也

鐵柱

金顏 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一曰柱後以鐵為柱徐爰釋問曰通天冠金博山蟬為之謂之金顏

却非

交讓 三禮圖曰却非冠宮殿僕射史服之高三寸東觀漢記曰馬援與公孫述有舊援從冀入蜀述見之甚喜與俱入宗廟令冠交讓冠立舊交之位

五彩

四重 三禮圖曰五彩方山冠各以其彩縠為冠天子祀宗廟舞八佾舞人所服輿服志曰述氏冠有五彩衣青玄裳前員其側差池邐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不施用也

夏收

殷冔 禮王制曰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 雙綏 襌纚 毛詩曰葛屨五兩冠綏雙止漢書江充召見上衣紗縠單衣冠襌纚步搖冠

金璫 珠瑱 輿服志曰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崔鴻前燕錄曰慕容儁制平上冠悉賜廷尉以下中祕監令別施珠瑱

温貂 勁鶡 漢官儀曰侍中金蟬左貂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取高居食潔口在腋下貂內勁而外温又曰虎賁冠插兩鶡尾鶡鷙鳥中之勁果者

苞楯 覆杯 輿服雜事曰楚漢會於鴻門項籍圖危高祖樊噲聞急乃裂衣包楯戴以為冠排入羽營覆杯見弁叙事

招虞 遺越 招虞見旌事對春秋釋痾何休敏曰遺越人以章甫冠終不以為患

翠綏 朱纓 梁書曰天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綏纓朱纓見敘事

鳩拂 烏萃 蕭方等三十國

春秋曰晋永康元年正月大會有鵂入御坐武帳中拂司空張華之冠伏侯古今注曰曾參鋤瓜三足烏來萃其冠

賦魏齊幹賦纖麗細纓輕配蟬翼尊曰元飾貴為首服君子敬慎自強不忒銘漢李尤冠幘銘冠為元服幘為首服君子敬慎自強不忒晉傅玄冠銘居高无忘危在上无忘敬懼則安敬則正

弁第二叙事白虎通曰弁之為言攀持髮也釋名曰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韋為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為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為之謂之韋弁董巴輿服志曰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其上似

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虛宇反）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三禮圖曰爵弁士助君祭之服以祭其廟無旒韋弁王及諸侯兵服也輿服志曰皮弁與委貌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鋭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行大射禮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執事者冠皮弁衣都麻衣周禮弁師掌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璂綦同結也縫中貫結五采玉者）魏臺訪議曰五采玉一玉有五色者也邸以象

骨周緣弁下根柢如魏武帝所作弁柢凡有笄無纓曹褒云天子弁以白玉飾左傳曰楚子玉自為瓊弁鄴中記曰石季龍宫婢數十盡著皁構頭著神弁如今

禮先冠事對

麟韋　象邸　漢書曰王莽初獻新樂於明堂大廟羣臣冠麟韋之弁周禮曰弁師掌王之皮弁象邸玉笄也

騏文　鹿章　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弁伊騏毛萇注曰騏文也白虎通曰上古質先服鹿皮取其文章也

加首　會髮　穀梁傳曰弁冠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毛詩曰有斐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注謂弁所以會髮

告朔　視朝　家語曰諸侯皮弁以告朔於大廟周禮曰視朝則皮弁服鄭玄注曰視外

朝之事

印第三叙事劉熈釋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以爲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許慎說文曰執政所持信也衞宏漢舊儀曰諸侯王印黄金槖駝鈕文曰璽列侯黄金印龜鈕文曰印丞相將軍黄金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鼻鈕文曰印續漢書禮儀志曰印璽王玉柙銀鏤文貴人長公主銅鏤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孔愉經餘亭放龜溪中龜

中流左顧後以功封餘亭侯及鑄侯印而龜左顧更鑄亦然印工以聞愉愉悟乃取佩摟神記曰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令人摘之化為石顥命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上之藏宫後議郎汝南樊衡夷上言堯舜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事對鑄龜　給馬鑄龜事見叙事中魏收後魏書曰高帝詔軍警給雀印傳符次給馬印

金龜　玉蛟金龜事見叙事魏收後魏書曰高祖永明元年上谷郡人獻玉印上有蛟龍之文

種龍　摘鵲陳留風俗傳曰巴吾縣者宋雜陳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今其都印也

文曰種龍摘鵲事見叙事

含鉤 刻棗 夢書曰印鉤為人子所祿也夢見印鉤人得子含吞印鉤懷妊婦也鉤從腹出為其乳失印子傷墮而懷之妻有子以口含之子為宅中黃君制使虎豹法曰道士當刻棗心作印方四寸也

銘 晉傅玄印銘 往昔先王配天垂則乃設印章作信萬國取象昬度是銘是刻文明慎密直方其德本立道生歸乎玄默太上結繩下無荒慝

後漢胡廣印衣銘 明明上皇旌以命服紆朱懷金為光為飾邁種其澤撫寧四國宣慈惠和柔嘉維則克常厥心膺茲多福登庸歷壽子孫千億

李尤印銘 赤紱在躬非印不明棨傳符節非印不行龜紐犢鼻用爾作程

綬第四 叙事 漢官儀曰綬者有所承受也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呂忱字林曰綬紱也董巴輿服志曰戰國解去

綬佩留其絲襚以為章表秦乃以采組連結於襚光明章表轉相結綬故謂之綬乘輿黃赤綬五采黃赤縹紺淳黃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皆同漢官儀曰乘輿綬黃地骨白羽青絳緣五采四百首長二丈三尺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八尺三百首公主大貴人諸侯皆同又漢官儀云四采絳地骨白羽青黃赤緣二丈一尺二百六首侯絳地紺縹三采百二十首長二丈八尺諸國貴人相國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同又

漢官儀云丞相御史大夫匈奴亦同九卿中二千石一云青緺綬緺紫青色緺音瓜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又漢官儀綬羽青地桃花縹長丈八尺自青綬巳上縌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縌者古佩璲也佩璲相迎受故曰縌紫綬以上縌綬之間得施玉環玦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又漢官儀云墨綬白羽青地絳二采長丈七尺四百丞尉三百長相二百百石皆黃綬一采淳黃圭長丈五尺六十首又漢官儀云黃綬緣八十首長丈七尺晉令曰皇太子

及妃諸王玄朱綬郡公主朱綬郡侯青朱綬輿服志又云自黑綬以下縌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綬一采宛轉繆織圭長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為一絲四絲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絲細少者絲麤皆廣尺六寸漢武内傳曰西王母交帶靈飛綬上元夫人佩鳳文臨華綬事對桃花

盭草 二千石綬桃花綟具敘事注中漢書曰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如淳注曰盭綠也晉灼曰盭草名也出琅邪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為綬名盭音戾

五色　四采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

為皇后其娣上遺五色文綬四采事見叙事

白艾 青緺

焦貢易林曰二千石官白艾綬也史記曰武帝召東郭先生拜為郡都尉先生久待詔公車行雪中履有上無下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緺也

玄朱青紫

玄朱事見叙事中晉永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有司奏鄯善國遣子元英入侍以英為騎都尉佩假歸義侯印青紫綬各一具

赤地 綟緣

漢名臣奏曰大司空朱浮奏曰車府丞宏受詔乘輿綬五采何黃多也可更用赤綠為地綟緣見叙事

銘

後漢張衡綬笥銘

南陽太守鮑得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時得更理笥衡時為得主簿作銘曰懿矣茲笥爰藏寶珍冠纓組履文章日信皇用我賜伊作帝臣服其令服鸞封艾緺天祚明德大賚福仁垂光厥世子孫克神厥器惟舊中實惟新周公惟事七涓有隣

胡廣綬笥銘

休矣斯笥凡器為式受相君子承此印綬帝命所賚用褒

令德備以自修所以自勑忠肅恭懿鮮不為則靡悔靡吝神人致福

笏第五 叙事 笏手板也釋名曰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禮記曰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 畢盡 又曰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文猶飾也大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 大戴禮曰天子御珽 珽言珽然方正於天下 諸侯御荼 荼前詘後直下天子也荼音舒 大夫服笏 前詘後詘無所不讓 三禮圖曰士笏飾以象骨大夫飾以魚須 鮫魚髮 輿服雜事曰古者貴

賤皆執圭書君上之政令有事則搢之於要帶中五代以來唯八座尚書執笏者白筆綴手板頭以紫囊裹之其餘王公卿士但執手板板主於敬不執笏示非記事官也事對魚須 象骨並見敘事記 善書對周遷輿服雜事曰應仲遠云昔荊軻逐秦王其後謁者持匕首擬宫掖以備不虞從此侍官皆執刀劒漢高祖偃武修文始制以手板代焉故仲長子曰笏以書君教令記善刺過令之持板以象焉禮記曰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也 通理 耀握相手板經曰當令理通直從上至下直如弦不得出邊絶理劉義恭啓事曰聖恩優重猥賜華纓玉笏珍冠飾首琛板耀握非臣朽薄所宜服受 與孟岐 擊錢鳳郭子横洞冥記

曰孟岐清汝之逸周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時事如目前岐時侍周公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晉記曰王敦以温嶠為丹陽尹嶠内欲離敦而外飾讓錢鳳覺之未言嶠知將間已因敦公坐强鳳酒不肯飲嶠以手板擊鳳

讃晉王升之笏讃　慎為德要唯善用光敬上尊賢貴不踰常用制斯器備對遺忘因事施禮升降有章

佩第六　叙事

說文曰佩從人凡聲也佩必有巾從巾釋名曰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魚豢魏畧曰有雙璜雙珩琚瑀衝牙琨珠為佩者漢明帝采古文始制蔡謨毛詩疑字議曰以為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

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玉三禮圖曰凡玉珮上有雙衡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衡牙蠙珠以納其間上下為衡半璧為璜璜中橫以衝牙以蒼珠為瑀禮記曰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又曰孔子佩象環五寸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　鹽鐵論曰子思銀佩晉宋舊事曰太皇太后雀鈕白玉佩搜神記曰元康中婦人飾五兵佩白虎通曰所以必有佩者表意

見所能故修道無窮即佩環能大道德即佩琨能决嫌疑即佩玦是以見其所佩即知其能故農夫亦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針縷亦佩玉也禮記又曰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朝於君亦結左齊則績結佩而爵韠績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者齊服玄端又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又曰主佩倚則臣佩

垂主佩垂則臣佩委事對蠙珠 象環 並見叙事 紉蘭 連若 楚詞曰紉秋蘭以為佩王逸注曰紉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所以為佩飾也又曰連蕙若以為佩過鮑肆而失香 捨玦 解環 孔叢子曰子産死鄭大夫捨佩玦婦女捨珠玉也劉向列女傳曰齊桓公行霸諸侯朝之衛獨不至公謀伐衛衛姬脫簪珥解環佩再拜請衛之罪公悅許諾 俘商 獻楚 周書曰武王俘商得佩玉億有八萬左傳曰蔡昭侯為兩佩如楚以一佩獻昭王子常欲其一弗與三年止之獻於子常乃得歸 雙渠璜 六火玉 董巴漢輿服志曰漢孝明皇帝乃為大佩衝牙雙渠璜皆以白玉漢武帝內傳曰上元大夫帶六出火玉之珮 遺澧浦 解江濱 楚辭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列仙傳曰江濱二女者不知何許人步漢江濱逢鄭交甫挑之不知神人也女遂解珮

與之交甫悅受珮而去數十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

啓梁簡文帝謝賜玉珮啓臣綱言主衣裴智瑋奉宣勑旨垂賚臣玉珮一具藍田麗采椳水纓文飾以金闕之珠製以魯班之巧故以裾端照色影外生光恩發內府猥垂需賜臣方溫謝德比振懸聲沐浴深慈欣荷交至不任云云

齊褚彥回謝賜珮啓傳詔宣勑賜臣玉珮一具製懋姬嬴寶冠荊越璇瑰鎮曜珩玦凝華采貢蓮搵響闐繩户佩服戴驚心容交惕

履第七敘事

世本曰於則作屝履釋名曰履禮也飾足以為禮亦曰履拘也所以拘於足也齊人謂草履曰屝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不假借也說文曰靸小兒履也

又疑革履 賈子曰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圈履晉履令曰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奴婢履色無過純青古繪賁者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鹽鐵論曰古者庶人麄扉草履今富者韋沓絲履

事對

履霜 行雪 毛詩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糾糾葛履可以履霜史記曰東郭先生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養體 飾足 孫卿子曰麄絲之履可以養體也飾足事見叙事

跪遷 坐取 禮記曰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又曰君子之飲酒三爵而退則坐取屨隱避而後

納丹豹 綴朱蠙 王子年拾遺記曰穆王起春霄之宮西王母來焉納丹豹文履

劉楨魯都賦曰纖纖絲履燦爛鮮新表以文綦綴以朱蠙

仲子織　嘯父補

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宇子終齊人適楚楚王欲以為相妻曰子織履以為食恬淡而無為樂在其中矣乃謝使者列仙傳曰嘯父冀州人在曲周市中補履數十年奇其不老

文公墮　昭王決

韓子曰晉文公與楚人戰至鳳皇之陵係履墮因自結之賈誼子曰昔楚昭王與吳人戰王敗走而履決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左右問曰何惜是一蹻履乎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蹻履哉思與偕出弗與反也

詩

後梁宣帝詠履詩

雙見應聲宣並飛時表異處卑彌更妍常安豈悲墜

銘

晉傅玄履銘

戒之哉念履正無履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凶之徵

後漢李尤文履銘

乃製茲履文質武斌允顯明哲卑以牧身步此堤道絕彼埃塵

裘第八 叙事

說文曰裘皮衣也白虎通曰所以佐女工助温也古者緇衣羔裘黄衣狐裘禽獸衆多獨以狐羔取其輕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取其跪乳遜順也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始裘周官曰司裘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羔裘也仲秋獻良裘乃行羽物鄭玄注黼裘也行羽物飛鳥賜羣吏季秋獻功裘以待班賜狐青麛裘之屬鳩化為鷹故於此時為賜五經要義曰諸侯黼裘以誓田雜羔裘為黼文也禮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

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豻胡犬也絞蒼黃之色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庶人無文飾裘之裼也見美也五經要義曰古者著裘於內而以繒衣覆之乃加以朝服朝會之時袒其朝服見裘裏覆衣謂之裼裼之言露可見之辭所以示美呈好而為飾加以朝服謂之襲袒謂之裼大裘不覆反本取其質也毛詩詠公子狐貍裘冉人熊羆裘晉令曰山鹿白豽遊毛狐白貂領黃貂班白鼲子渠搜裘皆

禁物事對　狐掖　雉頭　王褒四子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掖晉咸寧起居注曰大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　黑貂　青鳳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兌送秦黑貂之裘黃金百鎰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為二裘一曰燠質一曰暄肌常以禦寒也　素錦　紫綈　禮記鄭玄注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可使裼也西京雜記曰慶安年十五為成帝侍郎善鼓琴趙后悅之白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常著紫綈裘與后同居　鶡鷩　鳳毛　劉義慶世說曰謝萬與安詣簡文著白綸巾鶡鷩裘移日鳳毛見青鳳注中　豹襜　羔袖　管子曰武王為侈靡令曰豹襜豹裘方得入廟故豹皮百金功臣之家享千鍾而未得一豹皮左傳曰齊以郕寄衛侯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穀辭之曰余不悅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杜

預注曰狐裘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已雖從出其罪不多

鷫鸘　狐貉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服鷫鸘裘就市𨻰酒與文君為歡論語曰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

青豻　玄狐　青豻事見敘事黃帝出軍決曰黃帝伐蚩尤未克西王母遣人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

三英　千鎰　郭璞毛詩拾遺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毛詩注曰三英三德也英謂古者以素絲英飾裘即上素絲五紽也墨子曰江河之水非一源千鎰之裘非一狐白

玄華　翠雲　玄華具下謝莊表中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被翠雲之裘

狐青　狖白　狐青見敘事魏志曰夫餘國人如狐狸狖白黑貂之裘也

吉光　粹白　東方朔十洲記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王獻吉光毛裘色黃蓋神馬之類入水不濡入火不

焦呂氏春秋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諸衆白

啓梁簡文帝謝東宮賜裘啓

綱啓蒙賚豹裘一領降斯止謗埀兹信服物華雄毦名髙燕羽綱才慙齊相受白狐之飾德謝漢蕃均黑貂之賜地卷朔風庭流花雪故以裾生惠氣袖起陽春荷澤知慙瞻恩興戀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表宋謝莊謝賜貂裘表

臣莊言主衣黄逵宣勑賜臣貂裘凾發衽開玄華有曜靡毫柔毳黯鑑自凝固以綵越綴羣光逾緝鷩臣聞顰笑不忘韓裒勿假續有昭庸楚纊爰建臣歡忭自歌而同委衾之澤勤劬未報而叨解裘之寵空荷榮施徒貢微軀承殊恩必識服以淪生銘悅之情罔知所寘臣受假無由躬拜謹遣表

衫第九

叙事

劉熙釋名曰衫芟也衣無袖端也揚雄方言

曰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襜或謂之單襦晉東宫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白縠白紗白絹衫並紫結纓魏文帝列傳曰吳選曹令史劉卓病荒夢見一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言曰汝著衫汗火燒便潔也卓覺果有衫在側汗輙火浣之劉敬叔異苑曰毋丘儉征沃沮使王頎窮其東界父老云曾有破船從漢海流得布衫身如中人但兩袖頻長三丈事對白紗　絳納車灌晉脩復山陵故事曰梓宫衣物練單衫五領練複衫五領白紗衫六領白紗縠衫五領宋起居注曰太始二年御史中丞羊希奏山陰令謝沈親憂未除常著

青絳納兩襠衫請免沈前所居宮也

納布　織成

沈約宋書曰徐湛之母會稽公主高祖微時有納布衫襖等衣皆是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代若驕奢不節者可以此示之祖台之志怪曰建康小吏曹著為廬山使君所迎配以文婉著形意不安屢求請退婉潸然流涕賦序別并贈織成褌衫也

裙第十

敘事

釋名云裙連接裙幅也緣裙裙施緣也揚雄方言曰陳魏之間謂裙為帔音披繞衿謂之裙續漢書曰漢明德太后禿裙不緣五行志曰獻帝時女子好為長裙而上甚短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立為皇后其弟上遺

織成裙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紗複裙絳碧結綾複裙丹碧紗紋雙裙紫碧紗文雙裙紫碧紗文繡纓雙裙紫碧紗縠雙裙丹碧杯文羅裙晉宋舊事曰崇進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有絳碧絹雙裙絳絹襹屬裙緗絳紗複裙白絹裙事對絳紗　緗綺絳紗見敘事古樂府陌上採桑曰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緗綺為下裳紫綺為上襦　薜荔　芙蓉楚辭曰採薜荔以為裳揚雄反離騷曰衿芰荷之綠衣兮被芙蓉之朱裳　白蜺　青羽楚辭曰青雲衣兮白蜺裳舉長矢兮射天狼真人三君內傳曰南極夫人被錦服青羽裙也　紫碧　緗絳紫碧具敘事中車灌晉脩復山

陵故事曰梓宮衣物有緗絳雙裙六腰

四等三條

周裴汝南先賢傳戴良嫁女緣裙四等繁欽定情詩曰何以合歡欣紈素三條裙

詩陳蕭鄱詠裙複詩

晶晶金紗淨離離寶縫分纖腰非學楚寬帶為思君

酒第十一

叙事

說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曰造也吉凶所起造也釋名曰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懌而味美也亦言踧也能否皆彊相踧持飲之也漢書曰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福之會酒經曰空桑穢飯醞以稷麥以成醇醪酒

之始也烏梅女䓍胡板反甛醹乳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說文曰酴途酒母也醴酒一宿熟也醪汁滓酒也酎三重之酒也醨薄酒也醑旨酒也儀禮鄭玄注曰醴稻米酒也世本曰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春秋緯曰凡黍為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麥釀黍為酒麥陰也是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相感皆據陰也相得而沸是其動也凡物陰陽相感非唯作酒周禮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沉齊以節度作之故以齊

為名泛者成而浮澤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矣盎猶甕也成而色翁翁然如今鄼白酒矣醍者成而紅赤如今若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酒也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如今之醳酒也昔酒久酒今之舊醳也清酒今之冬釀夏成者也韓詩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禮記曰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益繁則酒之流為禍也是故先王因

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周禮曰萍氏掌謹酒使人節用酒孔叢子曰昔平原君與子高飲强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予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勵之辭非實然也事對玄碧

縹青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與神女會圓邱酣玄碧之香酒曹植賦曰蒼梧縹青宜春　贊

夏 吳錄曰安成宜春縣出美酒風土記曰酒則五䴹贊夏䴹賓顯名 琬液 瓊蘇 拾遺記曰王母薦穆王琬液清觴南岳夫人傳曰夫人設王子喬瓊蘇綠酒 梁市 阮厨 列仙傳曰酒客梁市上酒家客也作酒常美日得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便酸敗阮籍聞步兵缺厨多美酒營人善釀求為校尉 斷蒲 切桂 萬畢術注曰斷蒲漬酒中即厚楚詞曰奠桂酒兮椒漿注曰切桂於酒中 簞醪 盎齊 黃石公記曰昔者良將有饋簞醪者投於河令將士逐流而飲之盎齊見敘事 酃水 程鄉 吳錄曰湘東有酃水酒有名荆州記曰桂陽一郡程鄉有酒官 青田 玄鬯 古今記曰烏孫國有青田核得水則有酒味甚淳美如好酒飲盡隨更注水隨盡隨成不可久久則苦不可飲名曰青田酒抱朴子曰玄鬯傾弃而不羞醽醁尊灌於郎園 鎬飲 沛酣 詩曰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史記曰漢高祖過沛置酒酣乃擊筑為歌

歡伯　敗首　易林曰酒為歡伯除憂來樂陳壽益部傳曰楊子拒妻劉懿公女也字公璞貞烈達禮有四男二女拒亡教導閨門動有法則長子元琮常出飲酒還舍母不見十日因諸弟謝過乃數責之曰夫飲酒有不至湎者禮也汝乃沉荒慢而無敬自倡敗首何以帥先諸弟也

舉兕　持螯　左傳曰晉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兼享之穆叔子皮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何法戚晉中興書曰畢卓常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也

弗淫　有藇　左傳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毛詩曰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注曰以筐曰釃藇美也

軍法　觴政　史記曰高后立諸呂為王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劉章入侍高后宴飲高后令章為酒史章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諸呂有一人亡酒章追拔劍斬之乃還報曰

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劉向說苑曰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盡者浮以太白文侯飲不盡不仁舉白浮君

賦

西晉張載酃酒賦

惟聖賢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識亦應天而順人擬酒旗於玄象造甘醴以頤神雖賢愚之同好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變獨居舊而彌新經盛衰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啓醇酎秋發長安春御樂浪夏設漂蟻萍布芬香酷烈垂嘉稱於百代信人神之所悅未聞珍酒出於湘東丕顯於皇都潛淪於吳邦往逢天地之否運今遭六合之開通播殊美於聖載宣至味而大同匪徒用法之窮理信泉壤之所鍾故其為酒也殊功絕倫三事既節五齊必均造釀在秋告成在春備味滋和體色淳清宣御神志導氣養形遣憂消患適性順情言之者嘉其旨美味之者弃事忘榮于是糾合同好以遨以遊嘉賓雲會矩坐四周設金樽於南楹酌浮觴以旋流備鮮肴以綺錯進時

膳之珍羞禮儀攸序是獻是酬頡頏微發溢思凱休德音晏晏宏此徽猷咸得志以自足顧棲遲於一丘於是懽樂既洽日薄西隅主稱湛露賓歌驪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憑軾以廻軌騁輕駟於通衢反衡門以隱迹覽前聖之典謨感夏禹之防微悟儀氏之見疏鑒往事而作戒罔非酒而惟愆哀秦穆之既醉殲良人而弃賢嘉衛武之能悔著屢舞於初筵察成敗於往古垂將來於兹篇

漢鄒陽酒賦

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騃皆麴湒丘之麥釀野田之米流光醳醳甘滋泥泥醪醴既成綠瓷既啓且筐且漉載篘載濟庶人以為欣君子以為禮其品類則沙洛綠酃烏程若下齊公之清關中白薄青渚縈渟凝醳醇酎千日一醒

揚雄酒賦

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猶是言之酒何過乎

啓

梁劉孝儀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孝儀啓奉教垂賜宜城酒四器歲暮不聊在陰即慘惟斯

二理捴萃一時少府鬬猴莫能致笑大夫落雉不足解顏忽值瓶瀉椒芳壺開玉液漢樽莫遇殷杯未逢方平醉而遁仙羲和耽而廢職仰憑殊途便申私飲未矚罍恥已觀憤岸傾耳求音不聞霆擊澄神容眡豈覩山高愈疾消憂於斯已驗遺榮忽賤即事不欺酩酊之中猶知銘荷不任云云

讚 東晉戴逵酒讚

余與王元琳集于露立亭臨觴撫琴有味乎二物之間遂共為之讚曰醇醪之興與理不乖古人既陶至樂乃開有客爽之隗若山頹目絕羣動耳隔迅雷萬異既冥惟無有懷

誡 庚闡斷酒誡

蓋神明智慧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性好欲安於自然吾以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真於是推金罍碎玉椀破兕觥捐觚瓚

箴 劉惔酒箴

爰建上業曰康曰狄作酒于社獻之明辟仰郊昊天俯祭后土歆禱靈祇辨定賓主啐酒成禮則彝倫攸叙此酒之用也

頌 晉劉伯倫酒頌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持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爾而醒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飯第十二

敘事

春秋運斗樞曰粟五變以陽化生而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粲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烝飯可食周書曰黄帝始烝穀為飯周禮曰膳夫掌王之食飲（食飯也飲酒漿也）食用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菰彫胡）禮記曰黍稷稻

粱黄粱稰穛_{孰獲曰稰生獲曰穛}吕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關澤九章曰粟飯五十糲飯七十粺飯五十糳飯四十八御飯四十二風土記曰精折米十取七八取淅使青烝而飯色乃紫紺於東流水飯食與洗而除不祥王烈之安成記曰安成郡毛亭往同亭三十里二亭田疇膏腴厥稻馨香飯若凝脂周禮曰凡食齊視春時_{飯宜溫齊調和}宋東宮儀記曰掌侍臣常食唱飯二人禮記曰毋摶飯毋放飯毋揚飯衛宏漢

舊儀曰齊則食文二人旋案陳三十六肉九穀飯潛夫論云夫粱飯食肉有好於面目不若糲粱藜蒸之可食於口也韓子曰孫叔敖為令尹糲飯菜羹晏子春秋曰晏子相齊食脫粟飯宗躬孝子傳曰吳人陳遺為郡吏母好食鍋底焦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取焦者以貽母東方朔神異記曰東方有人名黄父以鬼為飯以霧為漿崔鴻前秦錄曰符堅以乞活夏默為左鎮郎以護磨那為右鎮郎以奄人申香為拂蓋郎默等身長

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觔事

對芳菰 奇秫 曹植七啓曰芳菰精稗霜蓄露葵陸機七徵曰神皐奇秫嘉禾之穗含滋發馨素頳玉銳

精鑿 濡潤 左傳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杜預注曰不精鑿也傅巽七誨曰孟冬香秔上秋膏粱彫胡菰子丹具東牆濡潤細滑流澤芬芳

脫粟 折秔 漢書曰公孫弘為丞相封侯食一肉脫粟之飯魚豢魏略曰大祖嘲王朗曰不能効君昔會稽折秔米飯朗曰適宜實難如朗者未可折明公今日可折乃不折

餕篕 陪鼎 毛詩曰有餕篕飧有捄棘匕毛萇注曰餕滿篕貌飧熟食左傳曰宴有好貨食有陪鼎禮之至也

大粱之黍 不周之粟 張協七命曰大粱之黍瓊山之米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不周粟事見敘事

西旅 東牆 王粲七釋曰西旅遊梁御宿素

粱米州紅麴餈糕相半軟滑膏潤入口流散東牆事見濡潤注南海之秬 東湖之菰南海秬見叙事徐幹七喻曰南土之秔東湖之菰

粥第十三叙事廣雅曰粥糜饘也釋名曰糜煮米使糜爛也粥濯於糜粥粥然也周書曰黃帝始烹穀為粥風土記曰天正日南黃鍾踐長是日始牙動為饘粥以養幼俗尚以赤豆為糜以象色也天文要集曰玉井主粥厨郭義恭廣志曰遼東赤梁魏武帝以為御粥南越志曰盧陵城中有井半青半黃黃者甜滑宜作粥色如金似

灰汁甚芬馨左傳曰鼎銘有云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說文曰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餰揚雄方言陳楚之内相謁食麥謂之餥扶味反鄴中記曰并州之俗以冬至後百日為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中國以為寒食凉州異物志曰高昌僻土有異於華寒服冷水暑啜羅闍郡人呼粥

事對

擲杯　納槖郭林宗列傳曰林宗嘗止陳國文學見童子魏德公求近其房供給灑掃林宗嘗不佳命中夜作粥一啜怒而訶之曰為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以杯擲地德公更為進之三訶德公終無變容左傳曰晉人執衛侯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杜注饘糜粥也

屑麴　斧

冰 徐廣晉志曰愍帝建興四年京城糧盡屑麴為粥以供帝食魏武帝苦寒行曰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橐以取薪斧冰持作糜

烹穀 烹穀事見叙事

泛膏 齊諧記曰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南角舉手招成曰此地是君家之蚕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以後年年大得蚕今之作膏糜象此

劉家發盆 尹氏羅鼎 續搜神記曰樂安劉池苟家在夏口忽有鬼來劉家喜偷食劉即於他家煑冶葛取二升汁密賫還家向夜舉家作粥食餘一甌因寫葛汁著中於瓦上以盆覆之人定後聞鬼從外來發盆啖糜既須臾間在屋頭吐於此遂絶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人遭饑荒羅鼎作粥聽之聲聞數十里

肉第十四

叙事 說文曰肴雜肉也腌漬肉也膰宗廟熟肉

也穀梁曰脤者俎實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蓋社肉也

爾雅曰肉曰脫之（剝其皮也）揚雄方言曰朝鮮洌水之間凡暴肉及牛羊五臟謂之膊家語曰夫食肉者勇悍禮記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又曰熬捶之去其皽（音展）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魚豢典略曰凡宗廟三歲大祫每太牢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數千觔名堆俎事對鵙鵙 猩猩（王充論衡）

曰仲子兄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之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有饋其兄生鵝者曰惡用是鶂鶂者他日其母殺是鵝與之食其兄自外來至曰是鶂鶂之肉而仲子肚負前言即吐而出之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

烏銜　鼠盜　漢書曰烏孫王昆莫父難兜靡小國也大月氏殺奪其地而就翖侯抱置草中遠見獸乳之又有烏銜肉翔其傍以為神持向匈奴又曰張湯父為長安丞出湯守舍鼠盜肉還怒笞湯湯掘得鼠及餘肉劾鼠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於堂下

寘堇　持蒲　國語曰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君夢見齊姜必速祠之申生祭於曲沃歸胙于絳公田驪姬乃寘鴆于酒寘堇於肉賈逵注曰堇烏頭也臧榮緒晉書曰趙高為丞相指鹿為馬持蒲作肉

熊蹯　雞跖　左傳晉靈公使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載以過朝又曰楚太子商臣以

宮甲圍成王請熟熊蹯而死不聽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食雞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也

殷圃 夏山 公孫尼子曰殷紂為肉圃帝王世紀夏桀為肉山脯林

登俎 實橐 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古之制也又曰趙宣子田於首山舍翳桑見靈輒餓食之舍其半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請以遺之使盡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

屠門嚼 里社均 桓譚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出門西向笑人知肉味美即對屠門而嚼漢書曰陳平為里中社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哉陳孺子之為宰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

象白 鷟翠 張協七命曰封熊之蹯翰音之跖鷟髀猩脣髦殘象白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雋鷟之翠迷蕩之腕

龍肝 鷟髀 傳玄七謨曰燴鳳皇之胎掾飛龍之肝鷟髀事見象白注

牛脾 豬肝 劉敬叔異苑曰山陰有人常食

牛肉左髀便作牛鳴每勞輒劇食乃止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一片豬肝

無損 追復 神異經曰南方有獸名曰無損其肉唯可作鮓又十洲記曰崑崙銅柱下有回屋焉壁方丈上有鳥名曰希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其肉若醢仙人甘之追復與天消息不仙者食之其肉苦如醲

羹第十五

敘事 釋名曰羹汪也汁汪郎也說文曰羹五味和也燒豕肉羹也廣雅曰羹謂之湆淮南子曰豆之上先大羹 大羹肉湆 禮記曰臐羹雉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 稌稻也凡羹齊以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蓼則不矣 繆襲祭儀曰夏祠和羹芼以

葵秋祠和羹芼以葱冬祠和羹芼以韭周禮曰烹人於祭祀共大羹鉶羹賔客亦如之禮記曰大羹不和劉楨毛詩義問曰鉶羹有菜鹽豉其中菜為其形象可食因以鉶為名禮記又曰羹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士不貳羹胾子卯稷食菜羹羹居人之右無嘬羹亦嫌疾無絮羹調和也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史記曰堯之有天下粢糲之食藜藿之羹劉向新序曰紂王天下熊羹不熟而殺庖人事對梅蘇 韭芼陸機毛詩草木疏曰梅杏類也其子赤而酢不可生

噭煮而曝乾為蘇可著羹臛中韭芼見敘事

染鼎　吹羹　左傳曰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必食異味及入見靈公宰夫將解黿子公相視而笑曰果然及食大夫黿羹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楚辭曰懲於羹者而吹虀王逸注曰言人於歠羹而熱心中懲之見虀則恐而吹之

烹猴　淮南子曰楚有烹猴者而召其鄰人鄰人以為犬羹而甘之後聞其猴據地而盡吐瀉其所食此未知味者

斟雉　楚辭曰彭鏗斟雉帝何饗王逸注曰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事帝堯

子期走楚　羊斟入鄭　戰國策曰中山君饗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子期怒走楚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劉向說苑曰鄭伐宋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者羊斟不與焉及戰曰昔之羊羹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師敗績

賦

張翰豆羹賦　孟秋嘉菽垂枝挺莢

是刈是穫充簞盈篋香鑠和調周疾赴急

脯第十六 敘事

釋名曰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說文曰脯乾肉也脩脯也搏補莫反薄脯搏之屋上也腕骨脯也朐脯脡也周禮曰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夫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薄切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腶脩腊小物而乾者 祭祀共豆脯薦脯膴呼胖盧諶祭法春祠用脯夏用鼺憑逼反 脯儀禮曰鄉飲酒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使行出祖釋軷祭脯士冠賓東面薦脯禮記又曰

婦人之贄脯脩大夫燕禮有脯無膾有膾無脯穀梁曰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貳事對濁氏

臘人

漢書曰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墨而擊鐘腊人事見敘事

追復

不減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荒有遺酒追復脯焉其味如麞食一片復一片葛洪神仙傳曰左慈詣劉表請犒軍有酒一器脯一盤百人接酒賜兵人人三杯酒一片脯萬人皆周而酒器如故脯亦不減

四脡

二朐

公羊傳曰魯昭公出奔齊侯使高子執簞食四脡脯稽首以祇受何休注曰屈中曰朐申曰脡呂氏春秋曰趙宣子將之絳見翳桑之下有餓人宣子與脯二朐拜受而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子更賜之脯二束遂去

仙麟

冰鼠

葛洪神仙傳曰王方平至蔡經家與麻姑共設有膳擗脯而行如巧狛炙云是麒麟

脯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有曾冰萬里厚百丈有𪕮鼠在冰下食冰下草水肉重萬斤可以作脯

瓊枝 楚辭曰折瓊枝以為羞王逸注曰羞脯也周易

金矢 曰噬乾胏得金矢王肅注曰四體純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胏之象金象所以獲野禽以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

堯箑 王充論衡曰堯庖厨中自生肉脯如箑形揺鼓生凉六韜曰紂以脯肉為林

紂林

正脅通幹 杜育䓕賦曰脯則正脅通幹麗鹿肥麋禮記曰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鄭玄注曰屈

左胸右末

中曰胸

賦 唐陳子昂麈尾賦 天之浩浩兮物亦芸芸性命變化兮如絲之紛或以神好正直天蓋黙黙或以道惡强梁天亦茫茫此仙都之微獸固何負而離殃始居幽山之藪食乎豐草之鄉不害物以利己不營利以同方何忘情而委代而化情之不忘卒罹網以見逼挼庖丁而離傷不以斯尾之有用而

殺身於此堂為君彤俎之羞厠君金盤之實承主人之嘉慶對象筵與寶瑟雖信美於茲辰詎同歡於疇昔客有感之而嘆曰命不可思神亦難測吉凶悔吝未始有極借如天道之用莫神于龍受戮為醢不知其凶王者之瑞莫聖於麟遇害於野不知其仁神既不能自智聖亦不能自知況林棲而谷走及山鹿與野麋古人有言天地之心其間無巧冥之則順動之則天諒物情之不異又何有於情矯故曰天之神明與物推移不為事先動而輒隨是以至人無已聖人不知子欲全身而遠害曾是浩然而順斯

餅第十七 敘事

釋名云餅并也溲麥麵使合并也胡餅言以胡麻著之也說文曰餅麪餈也揚雄方言曰餅謂之飥或謂之餦或謂之餛徐暢祭記五月麥熟薦新起漱白

餅崔寔四民月令曰立秋無食煑餅及水溲餅崔鴻前趙錄曰石季龍諱胡改胡餅曰麻餅事對下乳 曼頭 范汪祠制曰夏薦下乳餅臛孟秋下雀瑞孟冬祭下水引盧諶祭法曰春祠用曼頭餳餅髓餅牢九夏秋冬亦如之夏祠別用乳餅冬祠用環餅也 麵起 水引 蕭子顯齊書曰永明九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宣皇帝麵起餅又曰何戢為司徒左長史太祖為領軍與戢來往數置歡宴上好水引餅戢令婦女躬自執事以設上焉 十字 一笥 王隱晉書曰何曾尊豪累世蒸餅上不作十字不食東觀漢記曰光武問第五倫曰聞卿為市掾有人遺母一笥餅知從外來奪之母遂探口餅出之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為出此言者也 薄夜 亥日 荀氏四時列饌傳曰春祠有曼頭餅夏祠以薄夜代曼頭無能

作以白環餅雜五行書曰十月亥日食餅令人無病

進壺公　遺王悅

葛洪神仙傳曰壺公者從遠方來賣藥常懸一壺于坐上每日入後跳入壺市掾費長房于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也身為掃除并進餅公令長房共跳入壺但見樓觀五色重門閣道侍者數十人謝焯宋拾遺記曰瑯琊王悅少厲清操亮有風檢為吏部郎鄰省有會同者遺悅餅一甌辭竟不受曰所貴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

劉子揚知鹽　何平叔疑粉

皇甫謐玄晏春秋曰衛倫以郎應會于京師過予而論及於味倫稱魏故侍中劉子揚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昔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揚之妙抑末乎倫曰晉師曠易牙古之精也魏之子揚今之妙子何間焉錢啓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面絶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後正夏月喚來與熱餅既噉之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潔帝始信之

賦

晉束晳餅賦

若夫三春之初陰陽交際

寒氣既除溫不至熱于時享宴則曼頭宜設炎律方回純陽布暢服絺飲冰隨陰而涼此時為餅莫若薄夜商風既厲大火西移鳥獸毯毛樹木疏枝肴饌尚溫則起溲可施玄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為最然皆用之有時所適者也苟錯其次則不能斯善其可以通冬達夏終歲常施四時從用無所不宜唯牢丸乎爾乃重羅之麵塵飛白雪膠黏筋韌溔液濡澤肉則羊膀豕脅脂膚相半臠如蛇首珠連礫散薑株葱本萃縷切判辛桂剉末椒蘭是灑和鹽漉豉攪和膠亂於是火盛湯涌猛氣蒸作振衣振裳握搦拊搏麵彌離於指端手縈回而交錯紛紛駁駁星分雹落籠無迸肉餅無流麵姝媮泂敕薄而不綻弱如春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偏行人垂涎於下風童僕空嚼而邪眄擎器者舐唇立侍者乾咽

序庾

闡惡餅賦序范子常者嘗造予宿臛雞為餅遍食之情甚虛奇嘉之味不實聊作惡餅賦以釋之

若乃董盧飛名於華肆和均絶技於俗壓王孫駭嘆于

曳緒束子賦弱於春緜色必霜葩雪皓肉則錦爭雲媚

初學記卷二十六